

对辽契丹墓室壁画出行图 与归来图的探索与思考

张明星 苏晓明

辽契丹民族源于北方游牧民族,是鲜卑族后裔。据《辽史·世表》所载“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九世为慕容晃所灭,鲜卑众散为宇文氏、或为库莫溪,或为契丹”。从而也说明了契丹族是从宇文鲜卑中分化出来的。但是契丹的族源却不是出自宇文氏而源出鲜卑,契丹民族以强悍勇猛的马背生活而著称。但是随着被金灭之后的契丹族犹如人间蒸发一般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近千年不为人所知。随着考古发掘,一幅幅沉睡了近千年的契丹风俗史壁画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壁画以其精美绝伦、造型生动、色彩鲜艳、数量众多、题材丰富而令世人为之震惊。同时运用较为写实的创作手法描绘北方草原广阔壮丽的景色,表现出契丹民族善于骑射游牧的民族生存状态和生活习性。在其出土发掘的壁画中表现的题材众多如人物、宴饮、车马出行、归来、狩猎、牧放、舞技、天象、山水、花鸟等方方面面。在众多的壁画中尤以车马出行图、归来图最为特殊,而且在辽中晚期出现得较为频繁,尤其是归来图的频繁出现在整个中国墓室壁画史上极其少见,从而使契丹墓

室壁画更显得极其珍贵。

一、对出行图与归来图的诠释

出行图的出现最远可追溯到汉代,车马出行图是汉代壁画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出土的大幅车马出行图壁画就极具代表性。同时还有洛阳烧沟61号墓、绥德四十里铺墓、河北安平县遼家庄壁画墓等地,均出土了造型深厚优美、质朴生动传神的车马出行图壁画。由此可以看出在汉代车马出行图的绘制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尤其是汉代中晚期达到了最高绘制水准。到了魏晋十六国至唐代均有很多墓室绘有车马出行图,如魏晋嘉峪关M1、M5、M6等墓出土的壁画均具有代表性。北齐山西太原娄叡墓更是绘制精美、构图严谨、场面恢宏非出自等闲之手,是汉唐期间车马出行图最高水平。唐代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均绘有大型精美绝伦、场面宏大的出行图。由此可见汉代到唐代的墓室壁画中出行图是当时流行的题材,

出现地较为频繁。但是在壁画的形式上并没有归来图与之对应出现,仅北齐娄叡墓却破天荒地出现了与出行图同样精美的归来图(据目前考古发现而言)。到了唐以后的契丹王朝其题材的演变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在契丹中晚期出行图与归来图同时出现在墓室壁画中已经成为流行的题材。

车马出行图与归来图在辽上京与辽中京及科尔沁等地的契丹贵族墓中出现得较多,尤其是在辽代中晚期的墓葬中出现较为频繁。出行图与归来图一般都在墓道两边相对应而出现的。就出行图与归来图的判断和认知上可以根据人物的形态等特征进行分析,出行时人欢马叫、仪仗整齐、人物形象向墓室外行进,归来时人困马乏、队伍凌乱、人物向墓室内行进,大多数出行图与归来图即是在墓道两边相对应而出入的。就目前考古挖掘绘有出行图与归来图的墓室壁画主要有库伦1号墓,出行待发图绘于墓道北壁,归来图绘于墓道南壁。库伦2号墓墓道南壁与北壁绘有出行图和归来图。库伦4号墓墓道南壁绘有出行图北壁绘有归来图。库伦7号墓墓道东西两壁,分别绘有出行图和归来图。此外庆陵从残破的痕迹上看也有出行图和归来图的迹象,同时发现于辽宁阜新的关山萧氏辽墓M3、M4、M5、M8、M9的两壁同样也绘有较为壮观的出行图与归来图。车马出行图与归来图最具典型的要属发现于库伦旗奈林稿乡前勿布力格村,属辽晚期的库伦1号壁画墓,在长达30米的墓道中绘有车马出行图与归来图。归来图绘在墓道北壁,整个画面描写了在寒冷的冬天,墓主人准备坐骑出行,侍从们为其主人备车牵马、预备物资璫重,准备出行的场景。持骨朵的侍卫后呼后拥,有的扛椅、有的扛伞、有的持镜、有的备车,此时女主人在上车前对镜梳妆,男主人在吩咐管家安排事情。两旁契丹侍从恭候,有的拔刀出鞘做警卫状,有的捧砚握笔,仪仗行对排列整齐,威武森严气场十足,造型生动而准确,画面疏密有致,反映了契丹贵族准备出行狩猎避寒的情景,同时从画面的排场中能够看出契丹贵族轻车肥马、奴仆成群奢侈的贵族生活。在墓道南壁则绘有与之相对应的归来图,画面描绘了契丹贵族出行归来时的场面,车轮乍停,奴仆们把高轮大车(此种车属典型契丹族适合草原游牧的使用之车,在辽上京博物馆有其复制品高轮大车设计考究)支了起来。骆驼已经疲惫地趴在地上休息,侍女们正在往下搬东西,侍从则在外面待命守

卫。从画面中可以看出画中人物疲惫不堪,显然是经过长途跋涉辛苦而归,人困马乏,主人已经入室休息。画面中奴仆有二十多人,他们神态各异、疲惫不堪的姿态描写得惟妙惟肖,从画面中显然可以看出其与出行图之间的关系。

车马出行图与归来图,同时出现在墓室壁画中还有一些辽上京腹地的小型墓室,如辽上京滴水壶墓,画面人物较少,没有库伦辽墓规模巨大,但其绘制的手法造型、人物比例关系、形态都及其生动,尤其是马的形象更是精彩。车马出行图与归来图在辽代契丹贵族墓室中出现较为频繁,而且大部分都是两面相对应而出现的,壁画里面少有墓主人出现。在汉唐的墓室壁画中仅出现了出行图而未见归来图与之对应出现,然而契丹墓室壁画却同时出现了出行图与归来图,这在中国墓室壁画史上较为特殊。

二、对车马出行图与归来图出现的内在含义思考

车马出行图在从汉到宋的中国墓室壁画史上(据出土情况分析)出现得较为频繁,而且规模及其表现水平也较为精湛与成熟。从汉到唐再到宋辽都有大量相关题材内容出现。由此可见其题材是具有传承关系的。正如张鹏先生认为这种图像不是契丹人的原创,辽墓室壁画中的表现是辽代艺术家借用中原传统图像的发展。很多学者认为辽墓壁画是有其摹本样稿的,从壁画上看是有其一定道理的,但是在其壁画的表现手法上看其与汉唐有一定的区别,如表现在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及墓室壁画在刻画出行图时往往是篇幅宏大,马车的动势夸张,做四蹄飞扬状画面,动感强烈造型质朴。自魏晋起墓葬的形制以长墓道为主要特征,墓道两边为绘制壁画提供了条件,唐代墓室壁画的发展直接受到北朝墓道壁画的影响,所以汉以后葬制有了改变,墓道变得较长,墓道两壁绘制大型壁画。唐的壁画也依然延续和吸收了汉的样式内容,把出行图绘制在墓道两侧,只不过是壁画的内容由车马变为骑马、狩猎出游的一种贵族消遣游乐出行,在其表现手法上人物众多,大多在表现人与马行进的动态关系。然而从大量出土的辽契丹墓室壁画来看出行图由飞奔的动态变为动势较小的常态,画面内容则表现出出发时情景的叙事,同时配置了归来图,描写归来时的人物与车马骆驼的形态。归来图的频繁出现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但是也绝非偶然,一定是有其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导致归来图在契丹频繁出现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契丹族属鲜卑族系,族源属北方游牧民族。狩猎和游牧是其千年的传统与生活习俗,在契丹未建国时期是以游牧部落而出现的奴隶社会制度。白马与青牛的故事一直为契丹人所传唱。因此契丹人主要以游牧、蓄养牛羊马驼为其主要生产资料的来源。宇文鲜卑解体后迁徙至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各部落,仍然保持着游牧民族游牧狩猎的生活习性。“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为食”,正是契丹民族游牧狩猎的真实描写。这种游牧生活的表现方式时至今日在辽上京以北的乌兰坝草原、通辽的科尔沁草原、呼伦贝尔草原游牧习俗仍然被保留延续。每年春夏离开毡包去水草丰美的牧场去游牧,到了冬季则返回原来的住处,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出行狩猎放牧与游牧归来是其主要的生活方式,因而出行与归来同契丹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生存状态有着渊源。这种游牧的形式在契丹建国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皇戚贵族慢慢地把游牧狩猎变成了“四时捺钵,成为皇族四时享乐、消闲时光、皇帝议政演武的场所”。“四时捺钵制度是契丹人建国后的一项创举,它既未改变游牧、渔猎经济管理的传统习俗,又能随时掌握各地的吏治民情,因为契丹人热爱其‘春山秋水’这一传统习俗是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契丹皇室贵族狩猎出行四季捺钵有其固定的地方和固定的时间,皇帝贵族出行时的浩浩荡荡对狩猎游牧的体验与消遣,同归来时的人困马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其民族原始生存状态而言,民以食为天,出行狩猎放牧归来是其生存的原始状态。契丹民族几乎没有种植粮食的习惯,在辽建国后契丹人受到中原汉人的影响建起了固定的城郭宫殿以及贵族的封地与固定的毡帐住所。因此游牧狩猎、出行归来属于北方少数民族一种正常生活习性。各种归来图的出现也使得出行图与归来图形成了完整的一体。这种出行图与归来图,同时在北齐娄叡墓、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中也同样出现。北齐帝国是北朝后期鲜卑化的政权,其族源亦属鲜卑是游牧民族部落,而元代是蒙古游牧民族部族。在以上三个朝代都属于北方游牧狩猎民族,受其游牧文化习俗的影响墓室壁画中都有出行图与归来图的表现。因此

本人认为其归来图与出行图的同时出现,一定是受到少数民族的游牧风俗习性的影响,而且归来图在汉唐宋明等朝代的墓室壁画中至今还没有被发现,由此可以认为其归来图的出现属于游牧民族的文化习俗。

二是,宗教信仰与归来图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契丹民族早期信仰萨满教,建国后期佛教的传入使大部分皇室贵族改信佛教。萨满教是一种多神宗教,信奉灵魂不死。而佛教也是劝人向善、超度众生、崇信六道轮回、灵魂不灭,认为肉体虽死亡但是精神是不灭的。因此,契丹皇室贵族在这两种宗教信仰的支配下迷信所谓的灵魂不灭,这一点在契丹木乃伊的制作、尸体的保存及真人木俑出现上都有所体现。契丹建国后在辽上京修建了多处佛寺及佛塔,现存较好的有弘福寺、辽上京南北塔、大明塔等佛教遗址。在这两种宗教信仰的支配下,广泛吸收汉族的丧葬文化后开始搭建自己永久的家园用来存放灵魂。建国后受汉文化定居的影响逐渐开始过上定居与游牧的双重生活。由于本民族自身的游牧文化习俗墓主人要在死后修建的陵墓中有所体现,生前的游牧生活到死后的永久定居也希望自己的灵魂能够自由出入,既可以外出狩猎也可以随时归来。同时要把自己生前的生活状态与财富都带到未来的世界继续享用,所以出行狩猎与灵魂归来被用以壁画的形式表现在墓道两边是契丹人对于没有生命的肉体与灵魂不死的认知。

限于契丹文献资料的流传较少和对于契丹文字破译能力等原因,故理解与探索出行图与归来图只能是在其民族的生活习俗与其宗教信仰等角度去思考与探究。随着考古与文献的发现研究一定会确认出行图与归来图的价值取向。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基金编号为09SSXT024)。]

参考文献:

- (1)参考《辽史·世表》。
- (2)王泽庆《契丹史论著汇编——库伦旗一号辽墓壁画初探》。
- (3)参考《辽史》,卷23《营卫志》。
- (4)张鹏《辽代契丹贵族墓葬壁画的象征意涵》。
- (5)于静波《浅议契丹人春山秋水习俗》《辽上京研究论文选》。

(作者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美术学院)